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西 潮

蒋梦麟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西潮

蒋梦麟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潮/蒋梦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38-2

I . 西… II . 蒋… III . 蒋梦麟-回忆录 IV .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56 号

总顾问	陈原	王元化	李慎之	任继愈	刘果	于金兰
学术指导	顾廷龙	程千帆	周一良	傅璇琮	李学勤	徐苹芳
	傅熹年	黄永年			(传统文化书系)	
	金克木	唐振常	丁伟志	黄裳	董桥	劳祖德
	朱维铮	林载爵			(近世文化书系)	
	董乐山	殷叙彝	陈乐民	蓝英年	汪子嵩	赵一凡
	杜小真	林道群			(外国文化书系)	
学术策划	王土	林夕	柳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力	马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马芳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8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9.8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

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风靡一时，至今余响不绝。我们照抄原名，冠以“新世纪”，以示时代差异，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

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万有”一词再恰当不过。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万有引力”一样，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不叫“万有”，还叫什么！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同人的聪明才智，并且乐于承继。

要承继的，不仅是一个名称。当年编辑《万有文库》时，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有蔡子民、胡适之、吴稚晖、杨杏佛、张菊生、高梦旦等三十余人。我们这一代人，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无论是“比不得”还是“不可比”，专家都非请不可，于是也有了陈原、王元化、李慎之、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当然，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也无此能力；他们是冲着“新世纪万有文库”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感到，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

在出版、发行方式上，也有不少承继。六十年前，商务的《万有文库》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我

们今天大体仿此，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在这“豪华本”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向读者提出“你的简装书来了”，不免悖时。但看到当年的“万有文库”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也就有了信心。做出版，原是要做“长命”的事。“商务”诸前贤，当年筹划种种，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

较多不同前人的，大概是内容。《新世纪万有文库》大别为三：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我们所收，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书名雷同者至夥，但在“新世纪”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校审更精。文本皆系“白文”，后人注释例不收录，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

近世文化书系，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一部分，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新世纪”之需要。过去的年代中，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希望有了这些书籍，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

外国文化书系，面广流长，颇难抉择，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重译重出，似无必要。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另外，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小作品，以及近人新作，或名著另译，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揆诸现状，吸收外国文化，仍然要在启蒙，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

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自可省力多多。然而古今毕竟异时，新旧究实不同。我们汲深绠短，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只是如文前所说，“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通人雅士，幸有以教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出版说明

蒋梦麟先生的自传《西湖》，值得一读。半个世纪前，该书英文版在美出版，便受欢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到此书，其中记录的个人经验和提出的问题，还能让人久久回味，并且书中优美的文字始终让人感受到阅读的快意，一本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蒋梦麟先生早岁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西南联大校务常委之职。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蒋先生积大半生的人生经验，用英文写成自传《西湖》，以一己经验，讲述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七十年中，西方工业化思潮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的博学，并且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文化官员，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因而，假若我们撇开其中的政治偏向不谈，而将此书当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个人体会来接受的话，的确可以发现，此书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难怪 1945 年英文版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反响。1959 年台湾中华日报社将蒋先生亲自用中文重写一遍的《西湖》出版时，该书的销路也一直不错。

像蒋梦麟先生这样一位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教育家，思想的参照标准有意无意，常常是“西化”的。这本自传以《西湖》为书名，说的是近代西方工业化思潮对中国本土的冲击，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中国社会正是在这股“西湖”的冲击下，才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因此，《西湖》不只是讲了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历史，而且这种个人历史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期的社会人生经历。

关于这种社会人生的经历，全书分七部分内容，详加记录，毋庸我再来复述。从读者角度，我觉得有二点值得注意。

第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像蒋先生这样一位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在转向对西学的学习、接受和价值认同过程中，对其思想影响至深的因素，还是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现在研究自由主义思潮的学者，往往强调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人道主义精神、个人观念、自由意志观念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思想魅力，这从思想的流变过程来讲，的确如此，但从思想的选择关系而言，还必须强调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催迫着每位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得许多中国士人压抑了个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趣味，而从理智上选择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成就的接受。所谓理智上的接受，是指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以一己之好恶来评判事物，而是通过思想上的分析、比较、认识、理解，来学习和接受“西学”。假若没有这种危机感的催迫，我想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既不会这样迫切地接受“西学”，也不会这样坚定地将西方工业化道路，当作中国社会谋求幸福、富强的唯一通途。蒋先生在自传中反复强调中日甲午战争给予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刺激，他记录了自己早年游览日本时，见到当地展出的被缴的中国军队的武器和军旗时，禁不住泪流满面的情景。这种民族危难的切肤之感，是每一位生活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无法抹去的隐痛，当然，也是驱使他们接受西学的思想内驱力。从这一意义上讲，接受“西学”，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获得的宝贵经验。正是在与“西潮”的不断交往中，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自由、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等思想观念，才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产生共鸣。

第二点值得关注的是，蒋梦麟先生这一辈人在接受“西学”时，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们相信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在《西潮》中，蒋先生认为进化论比中国传统的盛世乱世轮回说要深刻。因

为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换句话说，社会的变化、发展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社会成员努力工作、相互竞争的结果。这种进化学说的确包含了积极向上的因素，但也应该看到，对进化论本身，蒋先生并没有给予批判地理解，特别是对进化论所孕育的越激进越好、越革命越好的激进主义思潮，《西潮》中没有给予有力的反省。当然，这或许是作者出于写作体例的要求，只侧重于记录西潮冲击下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方方面面。蒋先生晚年准备撰写一部重在反映中国社会自身变化的书稿，这就是后来以遗稿面目出现的《新潮》，可惜该书未完成，我们无法见到蒋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面思考。

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本书中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评判有不妥之处，或是错误之处，为了保持原貌，都未作删改，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杨 扬

前言：边城昆明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过去几十年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任何事情有它的起因。本书的大部分是二次大战将结束时在昆明写的，当我暂时忘掉现实环境而陷入沉思时，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如何导致另一件事情，以及相伴而生的政治、社会变化。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检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当我开始写《西湖》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说：“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这位教授说：如果他有资本，他或许早已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榜样了。据说那位希腊哲学家预料橄榄将歉收而囤积了大批橄榄。后来橄榄果然收成不好，这位哲学家也就发了大财。可惜我们的教授没有资本，也没有那种未卜先知的本领，而且他的爱国心也不容许他干损人利己的勾当。

珍珠港事变以后，同盟国家节节失利。香港、马来联邦和新加坡相继陷落，敌军继续向缅甸推进。中国赶派军队驰援印缅战区，经激战后撤至缅北的丛林泽地，有时还不得不靠香蕉树根充饥。尤其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是从树上落到他们身上的水蛭，这些吸血鬼钻到你的皮下，不动声色地吸走了你的血液。你如果想用刀把它拉出来，它就老实不客气连肉带血衔走一口。对付这些吸血鬼最好的办法是在它们身上擦盐，但是在丛林里却又找不到盐。在这种环境下，唯一的办法是用手死劲去拍，拍得它们放口为止。

成千成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

八万左右农民以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事结束为止。

我们且把近代历史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

【目录】

出版说明

前言 边城昆明

第一部 满清末年 / 1

- 第一章 西风东渐 / 1
- 第二章 乡村生活 / 4
- 第三章 童年教育 / 17
- 第四章 家庭影响 / 25
-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29
- 第六章 继续就学 / 40
- 第七章 参加郡试 / 47
- 第八章 西化运动 / 53

第二部 留美时期 / 60

- 第九章 负笈西行 / 60
- 第十章 美国华埠 / 73
- 第十一章 纽约生活 / 79

第三部 民国初年 / 85

- 第十二章 急剧变化 / 85
- 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 / 98
- 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觉醒 / 101
- 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 106

第十六章 扰攘不安的岁月 / 118

第四部 国家统一 / 126

第十七章 宪政的试验 / 126

第十八章 中山先生之逝世 / 130

第十九章 反军阀运动 / 133

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 / 139

第五部 中国生活面面观 / 148

第二十一章 陋规制度 / 148

第二十二章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 / 155

第二十三章 迷人的北京 / 160

第二十四章 杭州、南京、上海、北京 / 166

第六部 抗战时期 / 174

第二十五章 东北与朝鲜 / 174

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 / 182

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 190

第二十八章 战时的长沙 / 195

第二十九章 日军入侵前夕之越南与缅甸 / 199

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 / 202

第三十一章 战时之昆明 / 206

第七部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 211

第三十二章 中国与日本——谈敌我之短长 / 211

第三十三章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 220

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 243

第一部 满清末年

第一章 西风东渐

差不多两千年以前，几位东方的智者，循着天空一颗巨星的指示，追寻到一个新宗教的诞生地。这个宗教便是基督教。基督教后来在西方国家的生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以和平仁爱为宗旨，要求教徒们遇到“有人掌掴你的右颊时，你就把左颊也凑过去。”基督教的教徒经过不断的磨难和挫折，不顾罗马猛狮的威胁和异教徒的摧残迫害，逆来顺受，终于在罗马帝国各民族之间传播开来了。几百年之后，它以同样坚忍的精神慢慢地流传到中国。

景教徒在唐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五）时来到中国，唐室君主曾为他们建造了景教寺，但是景教徒的传教成绩却很有限，再过了几百年，在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国，终于得到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三）皇帝的垂青。

在这同时，活力旺盛的西方民族，不但接受了新兴的基督教，而且发展了科学，完成了许许多多的发明，为近代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科学和发明渐渐流传到东方，先是涓涓滴滴地流注，接着汇为川流江涛，最后成为排山倒海的狂潮巨浪，泛滥整个东方，而且几乎把中国冲塌了。

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我们可以暂时不管这些炮弹是怎么来，因为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保全性命究竟比拯救灵魂来得重要。

历史的发展真是离奇莫测。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的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一步一步地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故事说来很长，但是都是在短短一百年之内发生的，而且紧张热烈的部分还不过五十年的样子。我说一百年，因为香港本来可以在一九四二年庆祝香港成为英国领土的一百周年纪念，但是这也是历史上偶然的一件事，英国的旧盟邦日本却在前一年以闪击方式把香港抢走了。我提到香港，决不是有意挖旧疮疤，而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欧化的早期历史上，恰恰是现成的纪念碑。大家都知道，香港这群小岛是中国在所谓“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在一八四二年割让给英国的。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继禁止鸦片进口之后，又在广州焚毁大批鸦片。鸦片是英国由印度输出的主要货物，于是英国就以炮弹回敬中国，中国被击败了。

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条约同时规定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开放为商埠。这就是所谓“五口通商”。大批西方商品随着潮涌而至。这五个商埠以差不多相似的距离散布在比较繁盛的中国南半部。为中国造成了与外来势力接触的新边疆。过去中国只有北方和西北那样的内陆边疆，现在中国的地图起了变化，这转变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这五个商埠——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由南向北互相衔接，成为西方货品的集散地，舶来品由这五个口岸转销中国最富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

西方商人在兵舰支持之下像章鱼一样盘踞着这些口岸，同时把触须伸展到内地的富庶省份。中国本身对于这些渗透并不自觉，对于必然产生的后果更茫无所知。亿万人民依旧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像过去一样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从没有想到在现代化的工作上下工夫。一部分人则毫不经心地开始采用外国货，有的是为了实用，有的为了享受，另一些人则纯然为了好奇。

但是，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这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来这些种子终于发芽滋长，使中国厚蒙其利——这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

这时候，日本也正以一日千里之势向欧化的途程迈进，中国对此却毫无所觉。半世纪以后，这个蕞尔岛国突然在东海里摇身一变，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怪物，并且在一八九四年出其不意地咬了东亚睡狮一大口。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茫茫然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扰了它的清梦？

我原先的计划只是想写下我对祖国的所见所感，但是当我让这些心目中的景象一一展布在纸上时，我所写下的可就有点

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不管它像什么，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第二章 乡村生活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

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给法国。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他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桔子，桔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桔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

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事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在我出身的三十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了人肉的缘故。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老长毛点头称许他。他抖了。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咸丰。”“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地保守、原始、宁静。但是乡下人却并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朗诵，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